

## 画说三晋⑤

## 万荣飞云楼

萧刚 文/钢笔画

飞云楼的绘制难度主要是选角度，因体量大，如整体完成，空间不足的问题特别明显，局部表现总觉缺憾。在行走山西的过程中，遇到多少同样的问题已经数不清了……

粮食列传

豆子江湖(三)

李耀岗

江湖上，豆类的骨头算是够硬的，硬到有骨气的人还一再借了豆的名号，自称“铁蚕豆”“铜豌豆”。不然，河东剧作家关汉卿，为何要做一粒“蒸不烂、煮不熟、槌不匾、炒不爆、响当当”的铜豌豆呢？此公，巨笔写尽《窦娥冤》，呼来人间“六月雪”，他可真是铁骨铮铮的一粒运城产的铜豌豆呢。不然，世间那么多的粮食颗粒，只有豆子被道家法术用来借兵，撒豆成兵，力敌万夫，许是因为它们天生的壮硕与勇猛、硬撼与响当当吧。我幼时以为，世界上再也没有一种对豆子的膜拜，能超出“撒豆成兵”了，与之相随的是呼风唤雨、移山倒海、挥剑成河、点石成金……于是，走夜路时口袋里也装一把豆，不吃，预备着紧要关头撒出去。一粒粒圆滚滚的豆子，如健夫劲卒，适合跋涉、冲锋、一往无前、绝不后退。一粒粒颜色各异的豆子，还曾作了不徇私情的道具，早期的选举，一人一豆，人前一碗，选谁便把豆放进谁的碗里。

江湖上，一直流传着关于豆子的传说。有摸出豆子当暗器的，还有靠捡食马粪中未消化的豆粒捡回几条人命的……讲一个身边人的故事，高中时运城康杰中学有位语文老师罗力立，罗云鹏烈士之女，仅8个月大时随大人入狱，有大西北的“小萝卜头”之称，曾与西部歌王王洛宾同囚于兰州沙沟监狱。一日，6岁的罗力立监牢里捡到一颗蚕豆，高墙之内与世隔绝，视之为人间最好吃之物，歌王感慨世道不公，遂以片纸为小力立作《大豆谣》歌，祝福她“长大冲出铁大门，全世界大豆属于你”。从此传为佳话，隔代人相交多年，结下深厚友谊。

出狱以后，数年之间，歌王王洛宾一直记着那个以大豆为最美的小姑娘，多次看望当年的狱友“小萝卜头”，每次还不忘带去一袋大豆给她。1994年3月，81岁高龄的王洛宾最后一次到运城看望罗力立，并带去他们之间不变的信物——大豆，作为幸存者，他们一起回忆当年，一起流泪，一起唱歌，一起吃大豆。

两年之后，1996年3月，一代传奇歌王王洛宾辞世。

2020年12月，儿童剧《大豆谣》兰州首演，耄耋之年的罗力立老师应邀到场，噙泪看完整场演出。

## 纪实

力与美的结合

钱学森的家是力学家和歌唱家的结合，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，是力与美的结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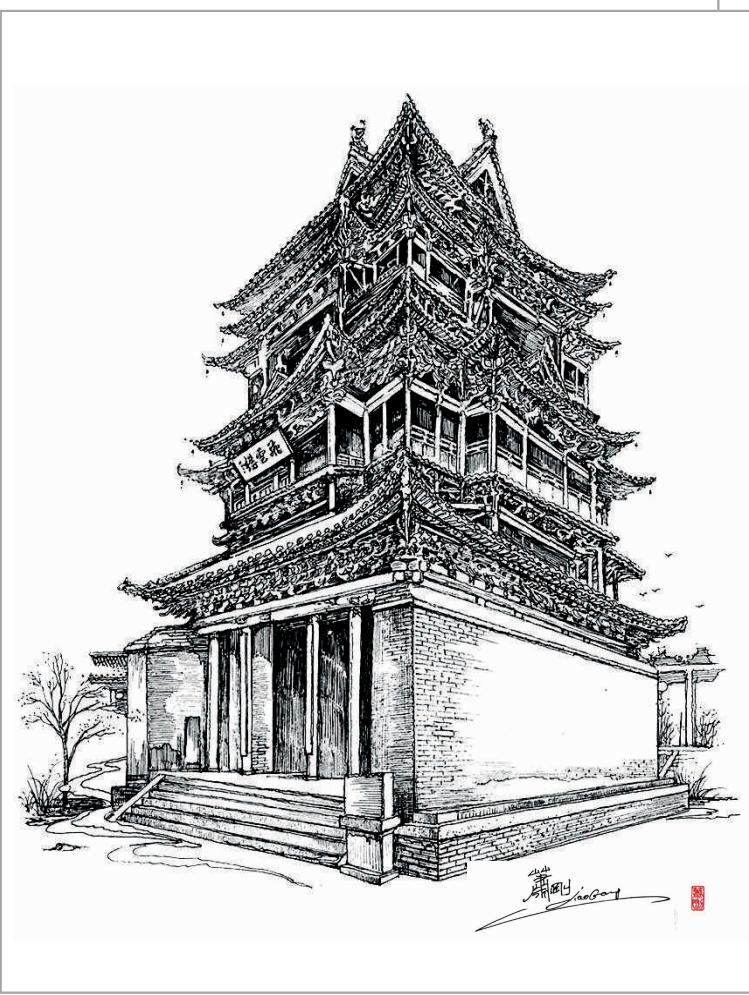
北京对钱学森来说并不陌生，他幼年就随父母从上海迁到北京，那时他们住的是一所典型的北京四合院，院子里有四梁八柱的青砖瓦房，有挂着铜门钹的大门，有海棠树和金鱼缸，充满了和谐与安宁的气氛。在这个四合院里，他从父亲那里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，从母亲那里了解了花草树木生生不息的自然规律，开启了他渴求知识的欲望之门。在这里，他从一名充满稚气的儿童成长为一名憧憬科学的少年，走进中学大门之后，又对音乐、美术、文学甚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

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也就是在这个四合院里，他结识了多才多艺、聪慧美丽的蒋英。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、军事教育家。他和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好友。蒋百里有五位如花似玉的女儿，钱均夫和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却没有女儿，于是两家商量好，将蒋家排行第三的蒋英送到钱家，给钱均夫和章兰娟当女儿，而且还更名改姓为“钱学英”。从此，13岁的钱学森就有了一位5岁的漂亮、聪明的小妹妹。虽然不久，蒋家实在舍不得可爱的三女儿，蒋英又回到了自己家，但是两家一直往来不断。蒋英上了中学之后，钱学森到蒋家来玩，蒋英还为这位哥哥弹钢琴，而钱学森此时也成了一位音乐发烧友，还是学校乐队的圆号手。后来，钱学森赴美国求学；蒋英赴德国、瑞士学习音乐，两人才中断了联系。直到12年之后，已经成为著名学者的钱学森回国探亲，又见到了蒋英。于是这对“青梅竹马”，终成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“神仙眷侣”。

飞云楼位于我省万荣县东岳庙内，为纯木质结构，被誉为“中华第一木楼”。飞云楼为元明风格建筑，高23.19米，全楼斗拱密布，玲珑精巧，与应县木塔并称为“南楼北塔”。

飞云楼体量不大，但有四层屋檐、12个三角形屋顶侧面、32个屋角，楼木面不髹漆，通体显现木材本色。飞云楼是解店东岳庙内建筑群中的代表，民谚有“万荣有个解店楼，半截插在天里头”。1988年，飞云楼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2014年9月，飞云楼顶层屋面完成修缮。



## 故人忆旧

## 流苏树

裴黎光

流苏树，还有另一个朴实的名字，叫牛筋树。到了伏天，采下它肥大的叶子，阴干，可以直接煮茶，口感特别淳厚香郁。在我们老家，逢年过节或者有红白喜事，以茶待客主要就用这种牛筋茶。这种树生长在圣王山的高处。如果采茶，最好找那种大而老的树，而这种老树都在悬崖峭壁之上，所以要采到上等的牛筋茶并非易事。圣王山上的采茶人很少，一是因为山高路远，地形险要；二是这种树极罕见，大部分山民压根就不认识。我爸就是一个采茶人。每年，他都要到圣王山上采一次茶，采回来几十斤，大部分卖给镇子上的工厂，小部分留下来自己喝，也送亲友。茶叶价格比

一般药材好一些，有几年，我们全家都去采过茶，一人扛一大袋子，有几十斤，扛到玉皇顶西边的公路上，再坐拉煤车回来，省力不少。

我们以前从没见过牛筋树开花。三年前的初春，我爸从山上移回来几株牛筋树苗，栽在院子里，以后的每年春末，院子里都会盛开一树树洁白的花团。牛筋树的花团特别舒展，花朵纤细曼妙，宛如流苏装饰，它的学名“流苏树”大概就是这么来的。花开时节，一树一树洁白如雪，所以它还有一个诗意的名字——四月雪。去年，家里的流苏树开花后，我爸拍了小视频发给我，花枝迎风，群鸟乱鸣，那时的院子真美！

■ 山西教育出版社



《中关村特楼》节选

14  
边东子著连载  
14  
张卫平著

■ 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《红色银行》节选

14  
张卫平著

琴，而钱学森此时也成了一位音乐发烧友，还是学校乐队的圆号手。后来，钱学森赴美国求学；蒋英赴德国、瑞士学习音乐，两人才中断了联系。直到12年之后，已经成为著名学者的钱学森回国探亲，又见到了蒋英。于是这对“青梅竹马”，终成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的“神仙眷侣”。

那汉子转过身：我是八路军。说完已经消失在远处的街巷里。牛霏霏一直等到那个背影消失了才转过身来。她还在回味着汉子说的话，回想着汉子的面孔。那面孔是如此清晰地印在她的头脑中，以致过了很长时间她还能记起那汉子脸上的每一个细节。

平遥县东南四十公里处，栖着一个叫南岭底的村子。南岭底四面八方皆通美景。村南接沁源县桃园村；村北沟沟纵横，有大小东沟、吊王沟、韭菜沟；村东有山黑城岭（当地人称文公山）；村西有一山绵延，山岭向北延伸直抵城墙岭。这样处处蕴藏着雄、奇、险、幽的原生态之地，令人惊喜之中又见惊喜。最令我惊喜之地，名曰韭菜沟。

一行人自开阔处，向村北缓缓上得一处小坡，便来到了一条长约两千米的沟壑，即是韭菜沟。行路不久，路渐险，景更幽。天生天长的植物或直入云天，或相互缠绕扭绞，遮天蔽日，自成一方幽闭空间。四林合野，人的心反而敞开了，对着陌生的林木，生发出知己和喜乐之情。抬首仰望，绿意满眼，低调和含蓄流泻出的美感，真让人报以由衷的回响。阳光自叶和叶的缝隙露进几许，洒下斑驳的余晖，温润了一片静寂中悠悠传来的萧萧之声。有奇形怪状的古树拦路，凝神细视，白桦抱团成林，白桦秋结蓝果，紫椴的小枝正在练习“之”字书法，白皮松的树皮伴着日照变戏法，茶条槭的翅果正红得艳丽……此间植物自由自在地流动在沟沟壑壑，模样或气宇轩昂，或荒腔走板，皆有独一份的气派和风流在。它们整日悠闲地鉴赏着日影和鸟声，渐渐习得一种地老天荒般的仙风道骨。叶荣叶枯，飘出的都是林下风致的韵味。它们的社交对象只是风，节拍和音悠长，簌簌、淅淅、嘎嘎、吟吟，还有类似水声的潺潺，互交互织，共吟共唱，成全了一方树林的自我回味。有幸听闻的人，心中会泛起悸动。

我在这迷蒙而岑寂的美感中小心翼翼前行，脚踩着如针松叶，俯身捡拾几粒卵圆形的松球，那些木质的鳞片，漫不经心编织着时光的质感，锁住了松树的种子。这时有一同行友人，唱起了山歌，声音化成了风飘过山林。

中途路遇两孔岩洞，据说晋文公曾经在此落脚，白日狩猎充饥，夜间燃枝照明，度过了生命中的流亡岁月。据当地入讲，文公岩洞也曾有野豹前来安身。在村中登高用望远镜眺望，还可清晰辨识出豹子身上的斑点和花纹。村人闻讯野豹占山，一时不敢再踏足韭菜沟半步。原先每年的三四月份，韭菜沟遍野生韭菜，叶子细长，通身碧绿，宛若翠玉。农妇三五成群，结伴挑食，或度灾年，或安日月。如今，野豹已悄然杳去，南岭底人又把足迹印进了韭菜沟，开山觅路，查探深山真容。每年直到五月，韭菜沟内的积雪都凝固不化，有徒步爱好者来此跋涉，需绳索绑树，人人扶绳，前者呼，后者应，彼此提携，尽享山林之趣。

回望韭菜沟，对着一棵树、一片草、几块乱石微笑，刹那间完全忘我，以真性真情收获自然对于心灵的清洁。

行走笔记

韭菜沟的林木

赵静

麻子和冷娃天不亮就被叫起来，一趟一趟往来两岸。好在冷娃现在已经是一个精壮的汉子了。小伙子一直在渡船上长大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十几年过去俨然一位壮实的艄公。冷娃个子不高，但两条腿长得又短又粗，大脚板踩在船头上就如钉子钉在了那里一般，两条胳膊由于长年劳作也是粗壮有力，上百斤的货物冷娃拎起来就放到船上。现在天气已经很冷了，冷娃仍然挽着裤腿，干活热了，干脆把上衣也脱了，露出身上黑红的肌肉。贺麻子上了年纪坐在船尾把舵，冷娃年轻站在船头上撑杆，父子两个配合默契，用心经营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小木船。

小说